

SELECTED LYRICS FROM
SHAKESPEARE AND OTHERS
莎士比亞時代

詩言情抒

——英漢對照——



SELECTED LYRICS FROM
SHAKESPEARE AND OTHERS

莎士比亞時代抒情詩 柳無忌譯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滬第一版

莎士比亞時代抒情詩

(Selected Lyrics From
Shakespeare and Others)

每冊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W. Shakespeare, etc.

選譯者 柳 無 忌

發行人 上海郵政信箱二二七六號
許 立 德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漢口路88號222室
大時代書局
重慶中正路中信大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緒 言

英國的抒情詩在十六七世紀有個興盛的時代。此後，在浪漫運動勃起的十九世紀初葉，雖也有拜倫 Byron，雪萊 Shelley，濟慈 Keats 幾個天才詩人，貢獻不少的抒情傑作，然而那時的詩尚沒有莎士比亞時代抒情詩那樣的燦爛眩目，那樣的像春花怒放，那樣的普遍風尚。

我們可把一五七九年「牧人日曆」Shepherd's Calendar 出版後到一六二五年傅萊琦 John Fletcher 死去的五十餘年，劃分為伊麗莎白朝抒情詩的時期；此後的七十五年，屬於十七世紀的範圍內。伊麗莎白朝在英國歷史上是一個榮譽的朝廷，空前而絕後，差可與之比擬者，祇有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時期。這是個長久的安定與太平，在國內人民既得安居樂業，在國外又戰勝了稱霸海上的西班牙軍艦，激勵起不少的愛國熱忱。在文學方面講，這是英國戲劇全盛的時期。莎士比亞的作品已超過年代而永生了。其他一羣才子，如馬槽 Marlowe，韋勃斯特 Webster，鮑芒 Beaumont，傅萊琦等，也都揚名劇史，更不用說當時文壇上的權威者班·江生 Ben Jonson，他的戲劇、詩歌、與文學批評，肇始了英國的古典主義。從前波教士從禮拜堂內趕出來的戲劇，現在竟能得到王后的寵顧；散在倫敦各

處的戲院，亦時惠客滿。就在那些戲劇裏面，許多短的抒情詩歌，如寶石般一顆顆地在裏邊閃耀着。

當這位崇信新教的女王初即位時，因為許多反對派的朝臣都紛紛退隱或被逐，朝廷上的風雅頗有衰微的象徵。但是，不久，在女王朝代全盛的時期，文風又勃興起來，管弦絲竹，粉飾了太平。伊麗莎白女王自己曾用十四行體寫過詩，連在宮內的婦女們，也都滿口的「優菲體」Euphuism，文質彬彬地用華麗的詞藻來談話。一代的文人如李雷 Lyly，庇爾 Peele 等，都被優養在宮中，當牛津劍橋兩大學演劇的時候，女王還親自去參觀。在她統治下的五十年中，英國的文化，尤其是文學，漸漸地從荒蕪中開花結實，開始了以後數百年的榮華。

二

在一五五七年，英國詩史上一個重要的紀念日，出版了英國第一部詩選「陶特爾詩叢」Tottel's Miscellany，裏邊搜集了英國初期抒情詩的收穫。這些作者，不是王公大臣，也是伯爵子爵，以及投在他們門下的一些文人。這就是講，在伊麗莎白朝以前做詩的人大部份是貴族或朝臣，於無聊時閑弄着筆墨的一班「宮廷作者」。所以，這時抒情詩的起源，不在民間，而在朝上；不在本國，而在一些朝臣貴族所景仰的意大利與法國。

在伊麗莎白朝初年，這種趨勢依舊存在着。可是到了後來，漸漸地英國人也知道應用本國的文化，繼英國而有

的精神和色彩灌入文學裏去。「宮廷作者」固然繼續寫作，但同時另一批從「民間」起來的文人，却正在努力創造更偉大的文學。除了席特奈 Sir Philip Sidney 與鮑芒外，當時大部份的作家都是平民出身。他們有的獻身宮闕官籍，如李雷及史本賽 Spenser 等；有的卒業大學後，靠賣文以糊口，如馬槽與納喜 Nashe 等，過着浪漫墮落的文人生活；有的家境窮困，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經過了長期的掙扎與努力，也能蜚聲文壇，成為偉大的作家，如莎士比亞的祖父是個農夫，班·江生的繼父是個瓦匠，岱千 Dekker 流落在倫敦，窮得不能還債，被拘禁在監獄內多時。這種種例子，證明英國的文學，從伊麗莎白朝起，經過了一個重要的轉機，牠已不是貴族朝臣的專利品，而漸趨於普遍及民衆化了。

三

現在我們提出幾點，說明五十年中抒情詩的大概趨勢。自從一五七九年史本賽的「牧人日曆」出版後，一時詩風所趨，此後的十年充滿了敘述牧人田舍生活的作品。庇爾與李雷的劇本中都有幾首抒情詩，歌唱牧人的生活；席特奈的「阿開狄亞」Arcadia 是部浪漫的田舍小說，在當時影響極大；馬槽的那首「熱情的牧童贈愛人歌」更是膾炙人口。我們可以講，自一五八〇至一五九〇的十年中，是牧詩的全盛時代，席特奈的詩有真誠的情感，史本賽的詩有崇高的莊嚴，可作那派詩的代表。

此後的十年，一直到十七世紀初，要算十四行詩，一稱桑籟體 Sonnet，最流行的時期了。這詩體從意大利及法國傳來，在「陶特爾詩叢」裏，就有幾首十四行體的作品。但是第一個寫作連鎖體的十四行詩 Sonnet cycle 要推「阿斯緯夫爾與斯泰拉」，Astrophel and Stella 的作者席特奈。這部作品在一五九一年問世，出版後譽滿詩壇，成為十四行連鎖體的濫觴。此後最有名的作品有莎士比亞的「桑籟體集」，史本賽的「愛情的紀念」 Amoretti，丹尼兒 Daniel 的「狄里亞」 Delia，藤恩 Donne 的「神聖的桑籟體」。莎翁的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詩，經了不少學者的研澂推究，仍不能斷定它們所歌誦的對象是女人或男子，但這無損於詩的本身的美麗。席特奈把他情人斯泰拉 Stella 歌唱得不朽，斯泰拉是個假名字，有「星」的意義，但據說她確有其人，且是個已婚的貴婦，但是我們何必去窺究詩人的私生活呢？「愛情的紀念」是史本賽的情詩一束，除了獨有的韻腳外，牠尚有與別的連鎖體一點不同的地方，這部詩是獻給他新婚的夫人的。在上面講的幾部十四行詩內，多少有點戀愛故事的痕跡在裏邊。另有一派詩人，專門讚嘆女人美麗和她們的鐵石心腸；詩人因為得不到一些溫柔的安慰，害得痛哭流涕，一泣一唱了！這派作品可把丹尼兒的「狄里亞」與掘萊登 Drayton 的「意念的鑑鏡」 Idea's Mirrour 作代表。除了歌咏愛情的詩外，還有所謂宗教桑籟體。那些的作者不寫愛情，而寫神聖的宗教觀念，如藤恩的「神聖的桑籟體」；但宗教詩現在

不甚流傳了。當時連鎖體的十四行詩確是多得可以車載斗量，可是大多數都是些情詩或無病呻吟的歌唱，牠們的題材與思想範圍極狹小。

伊麗莎白女王卒於一六〇三年，她的朝代終了，可是當時的詩風却繼續着遺傳下去。在她死前的數年，英國文壇上出版了不少詩選，尤其是短的抒情詩選。大約因為那時的詩風很感吧，愛讀詩的人比較多了，於是以前的手抄本一變而為印刷物，廣為流傳。「陶特爾詩叢」代表亨利八世 King Henry VIII 朝的詩人作品；這時期出版的幾部詩選，如一六〇〇年的「英國的海里康」England's Helicon，一六〇二年的「詩叢」，都是代表伊麗莎白朝的詩歌。這種詩選一方面表示讀者對於詩的興趣已加增，一方面又給那些窮途潦倒的文人一個糊口的機會。

在十七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又有一個新穎的趨向值得注意。那就是樂譜的流行。當時的人愛好歌唱，作為一種交際的技能，高尚的家庭娛樂。有許多詩因此譜成音樂，備讀者歌咏。這樣漸漸地詩與音樂相互混合，使作者於敲求字的意義外，又要留心音調方面的和諧，使讀者非但於字句方面感到詩的美麗，並可在耳中辨出詩的節奏。此種要求增進作者音調方面的努力，而同時也藉了音樂的助力使詩更為民衆化。當時樂師中最有名的是坎品 Campion，他是音樂家，又是詩人，他的歌曲既有深柔的情感，復有和諧的節奏。

其他許多有名的歌曲，則可在戲劇中找出，如上面已

經述及的。劇作家如李雷，庇爾，岱干，韋勃斯特，傅萊琦，班·江生，尤其是莎士比亞，都在劇中插入美妙的短歌，在上演時由伶人唱出。如李雷的「愛神和我的女郎」，莎士比亞的「在綠蔭的樹底」，「號鳴，朔風呀號鳴」，「這是情郎呀伴着情女」等等，班江生的「贈茜麗亞」諸歌，都是從劇中取出的一些最好的抒情詩。

文學史上的年月本來只是一個標記，把一六二五年定作伊麗莎白朝抒情詩的末年，也不過作為一個階段的結束而已。在那年，十七世紀恰好過去了四分之一，前代的文風漸漸地淪於消沈了。一般的文人名士，都已風消雲散，當時的抒情詩歌，也可告一段落，直至下一期的海瑞克與赫伯特諸人出來，歌唱着他們的輕鬆或虔誠的歌曲，才造成所謂十七世紀的抒情詩。

四

藤恩可說是一位介於伊麗莎白朝與十七世紀中間的詩人。從他的年歲來說，他是班·江生的同時代者，比莎士比亞僅小八歲，十足是個伊麗莎白時代的作家。但是就詩體及詩內容而論，他却是屬於後一個時代的。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除了最偉大的密爾敦自成一家外，可以分作三派。這第一派的首領就是藤恩。他領導着所謂玄學詩派 *Metaphysical School*，他們作品的內容，或有抽象的哲學意味，或有濃重的宗教氣息。藤恩自己在晚年就是個有名的教士，聖保羅大禮拜堂的副教長 *Dean of St. Paul's Cathedral*

，以說道重於一時。他的後繼者如赫伯特 Herbert，克勒曉 Crasaw 等，都是宗教的虔誠信徒。赫伯特是英國教堂的一個忠實詩人，他寫出神聖的美麗，他的詩集「廟宇」Temple 富有道德的嚴肅性。相反的，克勒曉却是一個道地的天主教信徒，他把人們對於男女間的私情移為宗教的愛情，歌唱一些極富天主教熱忱的詩歌。這派作家還有一個特點，他們好用奇怪僻異之字，或誇張的比喻，往往為一字的推敲煞費苦心。他們不免犯着過於矯揉造作的毛病，以致所作詩往任意義隱蔽，不易理會，更因此失去了抒情的成份。但他們用字有時亦甚巧妙，如藤恩的「黎明的一刻」。此外赫伯特的「德行」一詩，亦不失為美好的名作。

史本賽派詩人的成就比較最不彰著。除了勃明 Browne 與魏善 Wither 以外，尚有傅萊琦兄弟 (Giles Fletcher 及 Phineas Fletcher) 二人，亦為史本賽的摹倣者。他們都會寫作牧歌，諷喻詩，並且採用史本賽在「仙后」Faerie Queene 中發明的詩節以寫作敘事詩。「牧人日曆」與「阿開狄亞」重復在這些詩人的作品中獲得了回憶。

以純粹的抒情詩而論，這時期的第三個詩派，可稱之為江生詩派，流傳下來最豐富的遺產。這派詩人自命為「江生的兒子」，當他們年輕的時候，都會用驚奇與尊崇的心情在倫敦酒店內聽聆着這位文學權威者的談吐。海瑞克 Herrick 是江生派的最重要詩人，除了密爾敦以外，他與藤恩可以說是十七世紀詩人中最偉大的兩位了。他是在英

國南部達文州 Devonshire 的一個牧師，但是這位牧師在講道外，也好寫作詩歌。他的詩集分二部，後部是宗教詩歌，而前部（比宗教詩多五倍）却是世俗的詩，歌咏着男女愛情，自然景物，與鄉村的風俗習慣。他的人生觀不全是基督教的，却帶着一些古希臘的樂天派色彩，相等於「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觀念。他有一詩寫給青年的姑娘，勸他們要及時行樂，詩的首句是：『趁今日且採玫瑰蕊』。這代表了他的人生哲學。有人會把海瑞克比作李白，也因為他們的詩都綺麗輕盈，飄渺若仙，令人百讀不厭。與海瑞克同屬於江生詩派的是一些保王黨詩人 Cavalier Poets：凱瑞 Carew，薩克令 Suckling 與勞蕪萊斯 Lovelace。他們都是貴族或廷臣，以吟詩為娛樂，把來消磨着他們的時間。他們像江生一樣，寫作時刻意求工，側重詞藻與形式，他們的小詩尤其精練純熟，完善可愛。那些作品所缺乏的是一種熱烈與真摯的情感。他們度着歡愉的生活，享受着塵世的娛樂，并寫作好詩。

五

超然於這三個詩派之外，巍然地自成一代大師，與伊麗莎白時期的莎士比亞和史本賽並尊為英國最偉大的詩家，是密爾敦 Milton。他是英國史詩唯一的重要作者，他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 可以說是但丁 Dante 的「神曲」Divine Comedy 以後一部最有名的史詩傑作。密爾敦也會寫着詩劇與長篇抒情詩。在短的詩歌方面，他的作品

不多，成就亦不大。他只遺下了幾首十四行詩；但是這些雖在量的方面甚為薄弱，却有着崇高的品質。密爾敦的十四行詩，與席特奈的一樣，是意大利體。但是與席特奈不同，更與伊麗莎白時代的連鎖十四行詩的作者不同，他打破這類詩的傳統內容，不再歌咏愛情與美女，而是以一些日常的題材充實着詩的內容。像華治華斯 Wordsworth 所說的，在密爾敦的手中十四行詩變成了一聲號角，從那裏他吹出了鼓舞靈魂的音調。一種嚴肅的氣氛纏繞着密爾敦的十四行詩，使它們成為崇巍的文學作品。

另一個清淨教詩人是馬梵爾 Marvell，密爾敦的好友。他愛好在自然的神祕典籍中學習着。他對於自然景物的欣賞與思維為後代浪漫時期的湖畔詩人開闢了一條途徑。他有愛國的熱忱，表現在他的詩內。有時他也寫情詩，使讀者想到了海瑞克，正如他早年的詩有玄學派的氣息，又把他與藤恩連貫起來。但是，在後人記憶中永久留住的，他是在克朗威爾 Cromwell 時代一個拉丁文祕書的助手，而那個拉丁文祕書就是密爾敦。

六

在其他各方面，尤其在散文，史詩，喜劇，十七世紀的文學顯然與上一時代的文學不同。但是就抒情詩而說，則當時的詩歌傳統依舊是承接著伊麗莎白時代而來的。江生與史本賽在十七世紀詩壇上的影響極大，許多詩人接受了他們的衣鉢，標樹旗幟，頗為盛極一時。所以把十七世

紀抒情詩歸併在莎士比亞時代抒情詩之內，並不是過分牽強。這兩期的小詩有着牠們連貫與融貫的地方。

但是它們亦並不全是相似。正如它們有時交錯銜接，它們有時亦各趨殊途，各有顯著的特點與互異的精神。簡單地說起來，伊麗莎白朝抒情詩的靈感是天然的，自發的，由內心湧現而出。那是詩歌最繁茂的時期，充溢着飽滿的生動力，造成一個新鮮的世界。因此在女王統治下的英國被稱為「歌唱的巢窩」。到了十七世紀，這種生動豐溢的靈感漸漸地趨於枯涸，人們已不再如上一個時代那樣的純樸天真，內戰以及政治宗教的鬥爭在社會上罩蓋着一層黑暗的陰影，使人們失去了自然的生活樂趣，沾染着更深的世故。一般人的心境變得嚴肅了，偏狹了；而同時更襲來一個堅強的反動，或則激發成一種頹廢的儘情娛樂的心理，或者用抽象與玄學的觀點來體會人生。這樣，十七世紀的詩歌失去了伊麗莎白時代的那種燦爛的光榮與洋溢的泉源。

這並不是說，十七世紀的抒情詩並沒有牠的優點與膾炙人口的作品。且不提密爾敦的十四行詩是一些經典的詩歌，就是海瑞克，藤恩，赫伯特，與凱瑞等人的幾篇名詩，也都在英國詩壇上放着異彩，如一顆顆輝煌的珍珠。他們試着寫作新的詩體，產生出變化無窮的各式各樣的抒情短詩。海瑞克的「贈紫蘭花」與「水仙吟」清新纖巧得可愛。考萊 Cowley 寫作歌頌體 ode，回復到古希臘的詩體，為後代詩人創出一個新的園地；他又摹擬希臘詩人阿難

克里昂體 Anacreontics 作詩，如那首有名的「樂天者之歌」。
。他與海瑞克以及藤恩，對於新詩體的嘗試方面都有着不
小的貢獻。

十七世紀的抒情作品，倘使加以一翻精心的選擇，足
以與伊麗莎白朝的詩歌相媲美；而此集中所譯錄的兩個時
代的四十餘首抒情詩的精華，實在可以說是英詩寶庫中最
珍貴的一部份了。

目 次

熱情的牧童贈愛人歌… … …	馬 櫓	(3)
愛神和我的女郎… … …	李 雷	(7)
歌——把兩心相換 … … …	席 特 奈	(9)
他的情人的殘忍… … …	席 特 奈	(11)
黃金的髮結… … …	史 本 賽	(13)
在綠蔭的樹底 … … …	莎士比亞	(15)
號鳴，朔風呀號鳴 … … …	莎士比亞	(17)
這是情郎伴着情女 … … …	莎士比亞	(19)
爲歡當及時… … …	莎士比亞	(23)
愛情的喪歌… … …	莎士比亞	(25)
取去呀，取去那對唇嬰 … … …	莎士比亞	(27)
愛情 … … …	莎士比亞	(29)
當失寵於人類與幸福的眼中 … … …	莎士比亞	(31)
我可否將你比作燦爛的長夏 … … …	莎士比亞	(33)
贈茜麗亞 … … …	江 生	(35)
樸素的端麗… … …	江 生	(37)
人影 … … …	江 生	(39)
悲愁呀悲愁… … …	岱 干	(41)
美麗・時間・與愛 … … …	丹 尼 兒	(43)
分離 … … …	掘 萊 登	(45)
挑戰 … … …	坎 品	(47)
書於西寺院之陵冢上… … …	鮑 芒	(49)

CONTENTS

	PAGE
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	C. Marlowe .. 2.
Cupid and Campaspe	J. Lyly .. 6
A Ditty	Sir P. Sidney .. 8
His Lover's Cruelty	Sir P. Sidney .. 10
Golden Tresses	E. Spenser .. 12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W. Shakespeare .. 14
Blow, blow, thou winter wind	W. Shakespeare .. 16
It was a lover and his lass	W. Shakespeare .. 18
Carpe Diem	W. Shakespeare .. 22
Dirge of Love	W. Shakespeare .. 24
Take, O take those lips away	W. Shakespeare .. 26
Young Love	W. Shakespeare .. 28
When in disgrace with fortune and men's eyes	W. Shakespeare .. 30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	W. Shakespeare .. 32
To Celia	B. Jonson .. 34
Simplex Munditiis	B. Jonson .. 36
The Shadow	B. Jonson .. 38
O, sorrow, sorrow	T. Dekker .. 40
Beauty, time and love	S. Daniel .. 42
Love's Farewell	M. Drayton .. 44
A Challenge	T. Campion .. 46
On the Tombs in Westminster Abbey ..	F. Beaumont .. 48.